



1911
瞬息
浮生

飞花
作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11: 瞬息浮生 / 飞花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104-0454-2

I. 1… II. 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13492号

1911: 瞬息浮生

作 者: 飞 花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余一梅

装帧设计: 陈 霞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杨庄长鸣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00×1230 1/32

字 数: 130千字 印张: 7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454-2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我虔诚地祈求上天，再给我一次生命，哪怕只是浮生一瞬间。

——题记

目·录

	第一章	
003	一九一一年的浪人	
	第二章	
	沿长江的逃亡	017
	第三章	
031	革命革命	
	第四章	
	月印精舍	043
	第五章	
059	第一高等	
	第六章	
	回国风波	080
	第七章	
100	留日学生领袖	
	第八章	
	冰子和良子	125
	第九章	
142	环球晚报	
	第十章	
	电影明星婉如	161
	第十一章	
178	鸽羽	
	第十二章	
	瞬息浮生	193



第一章·一九一一年的浪人



四十七浪人在为主报仇后，全部剖腹自杀，于是大将军府的庭院里便躺满了开膛破肚的尸体。那一段时间，血腥弥漫，连几十里外的人都能闻到。后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凶宅，再也没有人敢在夜晚来这里。

四十七浪人在为主报仇后，全部剖腹自杀，于是大将军府的庭院里便躺满了开膛破肚的尸体。那一段时间，血腥弥漫，连几十里外的人都能闻到。后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凶宅，再也没有人敢在夜晚来这里。第二年，这里的樱花开得异常绚烂，花瓣是罕见的鲜红色，花香也带着淡淡的血腥气，这种樱花被人称作——血樱花。

记忆总是奢侈地占据着人脑的空间。我一直认为人的大脑其实就是一张纸，甫一降生，这是一张白纸，没有写过任何内容，而有了记忆以来，就像是一个人学会了写字，开始用笔在纸上记下重要的东西，以免以后会遗忘。时间越长，写的字越多，白纸上留下的空间也越少，等到了老年，整张白纸都填满了，于是新的思维便停止了，每日都只是沉浸在对于以往的回忆中。

“你还记得四十七个浪人的故事吗？”

如今检视这张纸，我总是听见一个女子的声音在不停地问我，“你还记得四十七个浪人的故事吗？”

这声音清亮高亢，像剑一般划破沉郁的空气，每当她这样问的时候，我都会悚然而惊，失声回答：“我记得，我怎么会忘记呢？”

女子便“咯咯咯”地娇笑着，那尾音像是一只欢快的黄莺，无论过了多少时日，都紧紧地追随着我，一刻都不愿放松。

即使是现在，我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她的容貌，灵动的双眸，时时闪现着顽皮的光芒；白皙的肌肤，带着淡淡的红晕；一双黛眉，略显浓重，在那么雪白的脸上有些惊心动魄的味道。

婉如是满洲正黄旗的姑娘，她的父亲是湖广总督瑞大人。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只有十八岁，我的父亲是湖北巡抚，因此我能够时常见到她。

以一九一一年的道德标准来讲，她是一个十分不安分的姑娘。可能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原因，也可能秉性如此，她总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别人怎么看。整个武昌城的人民都认识她，因为

她从来不像其他官家小姐一样每天安安静静地坐在闺阁中学习女红，却整日游手好闲，在城中冶游，倒像个公子哥。

我相信武昌城里除了水月巷，任何一个地方都曾经留下过她的足迹以及她欢快的笑声。

那个时候，我有幸被她选作护花使者，陪同她无休止地闲逛，我不得不说她是一个体力很好的姑娘，并且对于一切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她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在洋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寻找那些金发碧眼的妇人，然后用自己结结巴巴的英文与她们没完没了地交谈。

我想，她是受洋人的影响太深了，以至于在一次她父亲的寿宴上，她居然穿了一套袒胸露背的洋装出现，气得总督大人险些昏了过去，而出席寿宴的官僚及夫人公子们则都低下了头，窃窃私语，想笑又不敢。

为了此事，她被总督大人整整关了一个月，但一个月后，她依然故我，没有一点改变。

我想我爱上她，就是从那一天，看见她得意洋洋地出现在寿宴上开始，其实从那一天起，许多公子哥也因为她与与众不同的举止，而对她产生了某种奇怪的情绪。这种情绪大概是来源于对于新事物发自内心的恐惧，及与此同时，那种猎奇般的无可压抑的欲望。

从那件事以后，便经常有三三两两的公子哥守候在总督府衙门前，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在总督小姐出游时，能够随侍左右，得以一近芳泽。

然而她对于这样的事情却甚是厌恶，为了以免被打扰，她便选中了我。为什么会是我呢？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自问，为什么会是我？是因为她也对我有好感吗？还是因为我是一个安静的人，从来不会使她厌烦？还有一种可能也许是因为我父亲是总督以下官职最高的人？

但我知道，在她的心里，从未想到过什么门当户对，她总是

那么任性，门第观念在她看来根本是不值一晒的陈词滥调。

还是说一说四十七个浪人吧！

这个故事是一个办报纸的日本留学生讲给我们听的，他说那是发生在幕府时代的，我对于幕府时代是什么全无概念，婉如却做出一副很了解的样子，后来我悄悄问她，幕府时代到底是什么？婉如翻了个白眼，很不屑地看着我，“这你都不知道吗？幕府时代当然就是幕府时代了。”

我便不敢再问了，我怀疑她其实也是不知道的，只是她一向好强的个性，绝不允许自己有不知道的事情。

这名留学生名叫江笑天，他说这个名字是他出洋留学的时候改的，他要改掉一切腐朽和落后的东西。说到这时，他瞟了一眼我脑袋后的辫子，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辫子是最落后的东西。”

他这样一说，婉如也立刻盯着我看，仿佛我留的辫子是罪大恶极的东西，而我居然还容许它长在我的脑袋后面，因此我比辫子更加罪大恶极。

江笑天在出洋的时候就剪掉了辫子，他梳着和其他日本留学生一式一样的小平头，穿着平平板板的日式小立领黑衣服，后来人们给这种服装起了个名字，叫中山装。

他办的报纸叫自由报，通版都充满了民主、自由这样的字眼，这个报纸虽然不能在市面上发行，但却在私下里流传。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就是革命党，只是觉得他的行动有些诡异。经常会有与他打扮相仿的年轻人到他的报馆中秘密聚会，我与婉如也曾经参加过一两次。通常这种聚会的气氛会因我与婉如的出现而忽然改变，本来是严肃沉闷的，忽然就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大家大谈一些东洋的逸事，一边谈一边开怀大笑，还会拿出一些来自东洋的食品招待我们。

我总觉得他们其实是在刻意隐瞒着什么，但婉如却浑无所觉，她喜欢这些曾经去过东洋的年轻人，喜欢听他们谈那个海外

的国度，她好奇的个性在这个时候发挥得淋漓尽致，总是喋喋不休地问着各种问题。

后来，婉如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套东洋女人穿的和服，每天踩着木屐“踢踢踏踏”地招摇过市。她穿的那套和服是白底紫花的，腰间系一条紫色的宽腰带，我虽然不明白日本女人为何要在背后背一个包袱，却觉得婉如穿和服也和穿旗袍同样美丽。

江笑天也一样注意到了她的美丽，他总是目不转睛地瞧着婉如，还会说一些甜言蜜语逗得婉如笑个不停。我注意到婉如与江笑天之间的关系有着与众不同的亲密，他们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情争吵，在这个时候，江笑天是不肯迁就婉如的，总是寸步不让。

也许正是这种性情吸引了婉如，事实上，在她过去的十几年岁月中，从来没有一个公子哥敢同她争吵。也正如此，她经常会埋怨我说：“你这个人，真是木讷，一点都不像江笑天。”

我为什么要像江笑天呢？他是他，我是我，我为什么要和他一样？但我却没有说出口，在婉如面前，我永远是沉默、安静、全无主见的。

那一年是革命的一年，新军中充满了革命党，他们表面上是朝廷的军队，但一旦有人挥舞起革命的旗帜，他们便会马上倒戈相向，变成最彻底的革命军。

如今想起来，我不知道朝廷是如何建立这支新军的，拿的是大清的军饷，吃的是大清的俸禄，却都是些一心想革命的年轻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需要变革的社会，只有革命才有希望。

虽然我并不知道江笑天也是个革命党，但他却总是无时无刻不在向我灌输着自由的思想，即便是喝花酒的时候也不例外。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都喜欢喝花酒，他们几乎都在水月巷中有相熟的妓女，一有事情便会叫上几个好友去摆上一桌。过生日要喝花酒，搬家要喝花酒，娶了老婆要喝花酒，老婆生孩子还要喝花酒，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作为喝花酒的借口。

江笑天也绝不免俗地喜欢喝花酒，他每次喝花酒，都会叫上我。我已经不记得我是怎么认识他的了，也不记得到底是婉如先认识他，还是我先认识他。仿佛从有记忆开始，他便存在了，不必去认识，他就是在那里。

“你知道什么是人生中最重要？”他喜欢故意把自己说话的语气弄得语重心长，这个时候，我看见他臂弯里的妓女偷偷地对我做了一个鬼脸。

“什么？”

“当然是自由。”他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金钱、权势、爱情，这些都不及自由更重要。”

“你现在不自由吗？”我忍不住问他，我觉得他比我自由得多，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没有人干涉他的行动。我却不同，我是巡抚公子，有许多规矩束缚着我，即使现在可以自由地在武昌城内喝花酒，那也只是喝花酒而已，若是我想到东洋去留学，就是不可能的。

他摇了摇头，“不，这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使帝制下所有受压迫的人民都能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再被帝制迫害。”

“谁被帝制迫害了？”这样问大概是很不识时务的，但我真没有发现有谁被迫害。

江笑天的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到处都充满了被帝制迫害的人群，你没有看见吗？”他随手指了指身边的妓女，“你看她们，就是被迫害的一群人。”

我转过头，妓女们都捂着嘴偷偷地笑，我说：“我明白了，你想让她们都自由。”

江笑天立刻点了点头，“对，让她们都自由，让天下所有被压迫的人都自由。”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如果她们都从良了，以后你到哪里去喝花酒呢？”我这句话一定把江笑天气了个半死，他狠狠地瞪

着我，露出一副孺子绝对不可教的神情，过了半晌，才叹了口气说：“对牛弹琴。”

他说的自由，我想我也许明白一点点，但我却不认为人们真的像他所说的那么没有自由，凡是留过洋的人都喜欢叫嚣自由，觉得民主比生命还重要，事实上，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许多人没有自由和民主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当然我是绝不会蠢到与江笑天去辩论这些问题的，我既没有留过洋，又出身自落后腐朽的家庭，这是江笑天说的，他那一次为了这句话与婉如足足争论了一个多小时，结果是谁也没有说服谁。

“为什么总督衙门就是落后腐朽的？”婉如很认真地问。

“因为这是帝制的产物，只要是帝制的就是落后腐朽的。”

“为什么帝制就是落后腐朽的？”

“因为现在是一个要变革的时代，人民需要民主和自由。”又绕回来了，事实上，江笑天始终没有说明白帝制到底哪里落后腐朽，只有一个结论，只要是帝制的，就是落后腐朽的。

我想，一九一一年的许多革命党也有着与江笑天一样的想法，他们都很坚定地要推翻帝制，至于为何要推翻帝制，帝制到底哪里犯了错误，他们自己也说不明白。总之不合时宜的，就是错的。

西历十月初的一天，我与婉如再一次造访江笑天的报馆，那一段时间，城内的形势非常紧张，有传闻说革命党就要起义了。许多新兵都在满城地巡逻，以防不测。我并不认为我的父亲及总督大人真的在担心起义的事情，事实上，这样的传闻在过去也发生过几次，而且其他辖区确实发生过起义，但每一次都是迅速被扑灭，或是干脆不了了之。起义是一个经常听到的危险话题，但由于太常听见了，也致使人们忽视了对它的危险性的估计。

报馆设在一个平房中，从外面看只是很平常的民居。在进入报馆时，有一个留学生警惕地看着我们两个，从他戒备的眼神

里，我看出他们似乎在进行着什么事情。他将我们迎入外间，说是去叫江笑天出来。但婉如却固执地要自己进去，两个人相持不下，忽听得一声巨响，从里间传出来。

这声响来得如此突兀，声音又是如此响亮，一时之间，我们的耳朵都被轰得嗡嗡直响。婉如一下子愣住了，那名留学生也愣住了，但他马上便反应过来，立刻冲入了里间，我与婉如也跟着他冲了进去。

里间一片狼藉，硝烟正在慢慢地消散，江笑天和另一个人站在那里，他的脸色苍白，一只手上流着鲜血。

婉如惊呼了一声立刻冲了过去，毫不避嫌地抓住他的手，“你怎么了？”

江笑天有些痛苦地将手举了起来，我看见他的一只食指的指尾已经被炸掉了，正在不停地冒着鲜血。婉如立刻说：“得送你去医院。”

江笑天赶紧摇了摇头：“不行，不能去医院。”

“为什么？”

“因为私自研制炸弹是违反大清律例的。”江笑天冷静地说。

婉如呆呆地看着他：“你为什么要研制炸弹？”其实这个问题是根本用不着问的，在这个时候只有一种人会不要命地研制炸弹，那就是革命党。我虽然早就猜到江笑天是革命党，现在终于证实了，不知为何，我的心里居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到底是革命党，他毕竟是个革命党！

江笑天不再理会婉如，站在旁边的人用绳子紧紧地勒住江笑天的手指，以免再流血，然后从床下拿出装备十分齐全的医药箱，用纱布将江笑天的手指绑起来。婉如一直安静地旁观着，我觉得她此时的安静有些让人不安，我痛苦地注意着她望着江笑天的眼神，那么关切的双眸。

“你是革命党？”婉如忽然问，在爆炸后忽然安静下来的房

屋里，这一句问话就像是另一次爆炸。

江笑天深深地看了婉如一眼，缓缓地点了点头。我觉得他此时的行动都带着一股浓重的做作，就像是一个烈士正要赴法场一般。

婉如忽然烦躁起来，“你为什么要做革命党？你不知道那很危险吗？有许多革命党都死了。”

江笑天淡淡地说：“那又怎么样？革命总是要有人牺牲的。”

“可是为什么要革命？”

“你是不会明白的，我现在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革命，我不是说过自由、民主才是最重要的吗？比生命重要得多。”江笑天依然用一种平淡而深重的语气说着。这种语气足以使一个像婉如一般的少女心碎，但我却不是少女，我只觉得嫉恨，从心底里嫉恨。

他用没有受伤的手握住婉如的手说：“你会出卖我吗？”

婉如痴痴地看着他，谁都知道她不会出卖江笑天，我相信这个时候为了江笑天让她出卖自己的父亲她都是愿意的。江笑天把头转向我，“你呢？子龙，你会出卖我吗？”还是那么诚恳的语气，他是我的敌人，他却用这种语气在对我说话。婉如也立刻转过头来盯着我，那双明眸似乎在说：“你也不会出卖他，对不对？”

我叹了口气，我还能做什么？除了摇头以外，我还能做什么？

江笑天松了口气，其实他早就知道我和婉如都不会出卖他，但是他却不知道我是那么深爱着婉如，虽然我从不表示，但越是这样的爱情就越令人无法释怀。

婉如仍然关心着他受伤的手，一边轻声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这太危险了，以后可千万不要再这样了。”

江笑天笑着说：“你还记得四十七个浪人吗？他们可以为了

主人自杀身亡，我虽然不会自杀，但是，我却愿意为了革命而牺牲。”

四十七浪人，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分明在说，如果真的死到临头，你还会这样想吗？我看见婉如崇敬地看着他，像是看着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我慢慢地走出了报馆，我知道婉如的心在江笑天身上，在这个满口大话，从东洋留学回来，喜欢喝花酒玩女人的男人身上。她被他外表的光辉迷住了魂魄，完全看不到别的人。而我，我是那样一心一意地爱着她。

十月的天空，炎然而郁闷。我没精打采地在街上走，有两个流着鼻涕的小孩子在踢毽子，不小心踢到了我面前，一个小孩跑过来捡，他被一块石头绊倒，一下子扑在我的腿上，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来，我看见他的鼻涕擦到了我长衫的下摆，于是我便忽然怒发冲冠，大喝了一声：“干什么？”

小孩子吓得后退了两步，傻呆呆地看着我，一个妇人急忙忙跑出来抱住小孩，歉然说：“对不起少爷，这孩子太没规矩了。”

我愣愣地看了他们一眼，挥了挥手继续向前走，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无法思想，婉如看着江笑天的那一双眼眸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其实我早就知道她喜欢他，只是不愿意承认，我常想，也许她的心里还是有我的存在。然而，今天我不得不正视这个事实，她喜欢他，喜欢一个乱党，却根本就不喜欢我，不喜欢我这个巡抚公子。

第二天是个更加闷热的日子，一大清早，我就独自走出巡抚衙门，我不想去找婉如，我只想一个人在街上走一走，安静一下。作为一个十八岁第一次失恋的年轻人，我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如此纷乱的心情，有一团酸土牢牢地堵在我的胸口，只要一呼吸就能感觉到那种酸楚，酸得让人想流泪。

缠着小脚的妇人扭扭捏捏地从我的面前走过，这些是汉族妇女，像我的母亲，她就是缠脚的。但满人的妇女不缠脚，所以

婉如能够自由自在地在街上跑来跑去，速度一点也不比我慢。她也不喜欢穿高跟鞋，或者说她只喜欢穿西式的高跟鞋，金色银色闪着光芒，后跟尖得能在地上戳一个洞。但她喜欢，她说这样的鞋子才能体现女性的美丽。其实我知道汉人的妇女也是穿高跟鞋的，三寸金莲的绣鞋也有一些是有高高的后跟的。婉如最讨厌女子缠足，她用从江笑天那里学来的话形容这种行为是“不人道的”。

其实我并不愿意想起婉如，我只想冷静一下，让我自己忘记这个野性的女子，但我的思想却不听从我的指挥，无论看到什么，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婉如来。

我想我是太爱她了。

后来我走到菜市场，站在这个十字路口发了会呆，太阳已经开始发射出魔力，空气里有一种腐烂的菜叶的味道，路旁的窰井盖上落了一层苍蝇，不小心踏上去便会飞起黑压压的一片。

我看见张标带着几名新军走过来，他朝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说：“少爷，这么早就出来了。”

我说：“你到哪儿去？”

“去抓乱党，刚才俄租界抓住了乱党，听说正在试制炸弹，我们这个防区也有人报告说昨天听见爆炸声，我正打算过去。”

我心里一跳：“你说的是谁？”

“就是那些从东洋回来的留学生。”他看了我一眼，“少爷，听说您和他们认识？”

一瞬间，我的心里念头一闪，我不由自主地回答：“我只是见过他们，不熟。”

张标点了点头，“不熟就好，我还怕抓错了人，万一把少爷的朋友抓来，就不好交代了。”

我默不作声，张标又向我鞠了个躬，就带着新军走了。有几只灰白的鸽子从我的头上飞过，脚上大概系了鸽哨，发出极尖锐的声音。有一个女人走到门口来泼水，她小心地绕过我，将水倒

在窖井盖上。有一个老太太在与猪肉店老板讨价还价，那个老板满面油光，似乎把猪身上的膘都长到他自己身上去了。

许多人从我的身边走过，他们或者向我鞠躬行礼，或者大声说：“少爷好！”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天很蓝，云也很白，并不是我出卖了他。

你知道不是我出卖了他，我只是没有说他是我的朋友，事实上，他也并不是我的朋友。

我抬头向着天，我不知道是和谁在说话，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说话。我急急忙忙地走回巡抚衙门，将自己关在房间中。四周如此安静，我能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两个丫环在廊下窃窃私语，她们的声音不受阻隔地冲进我的耳膜，我清楚地听见她们在谈论关于表哥的话题，但我却并不真的明白她们在说什么。

我不需要内疚，他是个乱党，本就应该伏法，我努力地劝说着自己，然后我便听见婉如的声音，欢快地如同黄莺一般的声音：“你还记得四十七个浪人的故事吗？”

日影从窗棂间徘徊而去，母亲在门外叫我吃饭的声音响起，我没有回答。后来她叹着气走了，而我养的一只金丝雀仿佛忽然睡醒了觉一般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我一跃而起，打开房门，在丫环们吃惊的眼神中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衙门。自由报馆一片狼藉，有几个新军在报馆的周围走来走去，他们看见我冲过来便立正行了军礼，“少爷这是往哪里去？”

我喘了口气指着报馆说：“这里的人呢？”

“少爷是问乱党啊！总督大人命令一经发现乱党就马上斩首示众，现在怕是已经杀了头了。”

我立刻转身便跑，太阳在我的头上盘旋，我心慌意乱，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街上的人都停下了正在做的事情诧异地看着我。然而我却顾不了太多，只希望自己能跑得快点，再快点。

终于跑到了菜市口，今天早上我站着发呆的地方。远远地就